

〈第三章：1〉

子彘

1.

已經一週了，哲宇回覆的訊息依舊冷漠，就算接了電話也只滿是想要早早結束話題的感覺。我不是沒有辦法理解自己的坦誠造成的衝擊，但對於哲宇的一味不回應，仍舊覺得相當受傷。

「對不起，我沒有辦法一開始就告訴你。」拿起手機，打下這段文字，手忍不住顫抖，開頭的三個字顯得格外刺眼。我曉得，就哲宇期待對彼此誠實的關係來說，最一開始的隱瞞確實是錯的；可是，關於這件事情的難以啟齒，我還真不曉得自己還能怎麼做。就算再來一次，似乎也沒有辦法做出不一樣的決定。那日，哲宇的眼神，或許我這輩子都無法遺忘——早些面對，也不見得會比較好。

放下手機，呆坐在電腦桌前，漫無目的地滑著臉書，儘管右下角有視窗不停跳出訊息，提示音瘋狂響著，我還是不太想點開。

最近各系都在籌備之夜。說白點，就是一整夜的表演，有舞蹈、戲劇等等各種形式，說是為了要凝聚系上的精神而舉辦的活動，我倒覺得班上正在上演一場荒謬的權力爭奪。雖說本與身為系邊的自己沒有什麼關係，但阿花三人組的活躍倒讓我、姿慧也跟著被扯進混亂之中。上週心實課上的氣氛明顯尷尬，輪到宇芸代表組別發言的時候更是。

「要不要加入美宣組？」宇芸曾經在不知怎麼買通別屆、拿下了主辦權之後，這麼私下問過我們。大二生不喜歡阿花三人組的明顯是多數，而她們卻仍舊成了之夜的主辦，眼再怎麼瞎也多少能夠發現有些什麼不對勁，遲遲未獲證實的謠言更是甚囂塵上（像是對著學長姐、學弟妹們賣慘，以此博取同情之類）。

面對這個邀請，姿慧只是咋嘴，語帶諷刺地說自己寧願捨棄大學生的熱血行程，也不想要被拉進這灘混水裡頭。另外兩個人不在的時候，宇芸似乎會變得跟平時不太一樣，我雖然無法形容自己所見到的、宇芸眼神一瞬的變化究竟是什麼，但宇芸見著姿慧的反應後，似乎也覺得不好再多說些什麼，只是轉過身，跟上藝婷跟涵君的脚步。

比起現實生活中的一團亂，現在的我更想要去到那白色房間裡一問究竟；但偏偏現在卻像是被白色房間給隔絕了一樣，怎麼樣都進不了，明明之前睡覺、闔上眼就有機會被拖進那一點都不想去往的地方。依據常見的科幻片或奇幻片劇情來說，應該會有一定的啟動機制，但我怎麼想都想不透——比起「主動」想要靠近，有些時候就像是突然被扯了進去，而有些時候則是很自然而然地跟著夢境走到那裏。

直到現在，雖然我也還是會忍不住想，是不是不要對這些既已遺忘的感到好奇，那麼生活就能夠繼續如常下去？一樣的規律生活，一樣跟哲宇好好在一起，一樣一切都走在「正常」的軌道之上，但我也已經曉得既然做出了選擇，想這些也都來不及了。

倏忽，電腦螢幕上風格強烈的海報讓我滑著滑鼠滾輪的手指不禁停了下來。

是個年輕女子，身上的衣服像被撕扯過一般，雙手被紅色絲線綁著，她無神的雙眼凝視著螢幕前每雙可能會看向她的眼。

我忍不住倒抽了一口氣，女子的頭上有些大字寫著相關資訊。是大傳系之夜的宣傳海報。我這才留意到女子腳邊散落滿地的光碟、影帶，上頭黏貼著各式不堪入目的字樣，卻被文案包裝成了一場似乎長得具有誘惑性的嘉年華。噁心感不斷，我恨不得能夠親手將這張海報撕毀，卻在觸碰到螢幕的瞬間意識到自己是無能為力的，在隱忍著、關掉螢幕的這個瞬間，依舊會有其他人滑到這張圖像，並如同剛剛我所親眼看見的那些留言一般，評比起那個女子的身材及姿勢。一面倒的正評，就像設計者早就洞悉網路上的每雙眼睛期待的究竟是什麼，一行行吆喝朋友前來欣賞的留言，以及瘋狂衝高的愛心數，明顯與其他貼文有著不同的觸擊率。

沒有人會覺得不舒服嗎？

我狠掐著手，奮力深呼吸，同樣的問句反覆在心底咆哮。雖然想打開畫面確認，確認是否有人與自己有相同感受，但又害怕點開來看到的是更多笑臉。比起無奈、傷心這類的情緒，我覺得心底熊熊燃起的是憤怒，氣憤這樣的畫面怎麼會被人拿來作為宣傳噱頭，也氣憤這樣的設計竟還真的吸引了不少注意。

「該死。」

手機不合時宜地響起，我咒罵了一聲，盡力將自己的不適按下，接起電話。

「妳在忙嗎？」也才一週左右沒有聽見哲宇的聲音，我竟意外地感到陌生。

「沒有……」我小聲回應，心底隱約有些不安。

電話那頭的他遲疑了下，才緩緩地說，「這週末，我應該還是不會回去。」

為什麼？問句下意識地自腦袋裡迸出，已經有許多種想像瘋狂孳生，我卻不敢多問，就怕印證了之中任何一個不願面對的現實。

哲宇又補了句，「不是因為妳怎麼了……只是因為在忙社團的事情，我們要辦迎新，還有聯合舞會。」

每當想要安撫人的時候，他就會這麼做。我面對過於詳細的補充，多少有些無奈，知道哲宇還是在意自己的，但光是社團這件事情也已經爭執過許多次，就像是根卡在肉裡的木屑一樣，不時就要這樣扎一下。

「好……」不想要爭執，於是我只是如此應了聲；但當沉默再次襲來，我遠遠地聽著電話那頭隱約傳來的風聲，還是下定決心多問了句，「我們能不能聊聊上週的事？」

「我……我現在不想說這個。」哲宇淡淡回應，輕巧地將話題結束在這裡，最終掛斷了電話。

確實不見得是個適合談的時機。

我面對嘟嘟聲，試圖合理化自己正在經歷的，不去多想，卻還是有些委屈——好不容易終於有個時機點可以與他真真正正說到話，但總是還沒有開始就被硬生生地掐斷。我也想逃，對於要談論上週的衝突，可是我知道當兩個人都無止盡地逃下去，就真的再也不會有什麼轉機了。

許久以前，還不是伴侶的我們曾經聊過類似的話題。

當時的他說，如果哪天遇到了他不知道該怎麼辦的事情，大概需要時間好好想一想。「那要想到什麼時候呢？」我反問；只見他的側臉蒙上了一層陰影，緩緩地說：「等我想出個答案的時候吧。」

面對他的想法，我猶豫了下，試著提出不同的想法，「或許，我們也是可以一起討論的？」哲宇是個溫柔的好人，我一直都是知曉的，但關係中最為可怕的還是不再對話的那些時候（因為那或許也代表著放棄，至少我當時是那麼想的）。

哲宇只是凝視著我，看似勉強地扯出個笑，「我會盡力試試的。」

或許也是在那個瞬間，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對他的心意吧。

他總是如此游刃有餘的樣子——被趕著要出編輯交流會的成果稿時，或者是要跨組別進行圖文合作時，又或者是跟他同學們的相處時都是；唯獨在只有我們兩個人待在一塊的時候，才會看見他不小心露出來的某些脆弱，溫柔是最為強大且不被懷疑的包裝。

被他的脆弱所吸引，但同時又貪心期望能夠被他的溫柔所涵納。此刻的我才意識到自己當時忘了問：「你在想的那些時間裡，那我可以做些什麼呢？」

2.

我拖著疲憊的身心走進心實教室，教室內空無一人，系辦的工讀生可能也才剛走沒多久，教室裡有著久閉後重啟的詭異氣味。又是失眠的一夜，想著與其繼續倒回床上做無謂的奮鬥，不如早點到下個我應出現的地點。就像是四處打卡一樣，精力恍若被抽乾了的身體去到各個教室，呆坐，然後離開。我也想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像是沒事一樣，但似乎是挺失敗的，雖然不至於會有人白目到直接問我究竟怎麼回事，但從周遭同學的異常凝視還是感覺得出些什麼。

緩緩地將教室左右兩側的窗都打開，我選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，任風打在臉上，閉上眼睛，讓過勞的雙眼圖得一點休息的機會。

這週得要上台報告預計要進行的心理學實驗，以及相關的文獻回顧及操作流程，聽說心實老師散漫歸散漫，但在這需要花整學期完成的實驗報告及小論文產出上會格外嚴格，尤其是站在台上報告的人時常會被問得啞口無言。這時不免慶幸愛招人注意的阿花三人組在我們組內，我與姿慧就可以省得不用煩心這些事情，默默地在事前對於組內的資料有所貢獻就好了。

陸續聽到有人走進教室的腳步聲，我睜開眼，這才發現三人組早已不動聲色地坐在我附近的座位上；反倒是姿慧，一般會早到的她不曉得怎麼還沒有到教室裏頭，我擱置在一旁座位上的書包還孤零零的。打開 LINE，姿慧沒有傳來任何訊息。

「廖姿慧人咧？」藝婷的腳晃呀晃的，桌椅連帶發出喀喀的聲響。

太陽穴隱隱作痛，我只是簡短地回應，「我傳訊息給她了。」

「沒關係啦，反正我們都準備好啦！」涵君毫不在意的語氣從後方傳來，似在打圓場。

「欸話不是這樣說的吧。」藝婷啪地一聲拍在桌面上，回過頭，對著涵君表達她的不滿。

宇芸或許也看不下去了，伸出手，按住藝婷的桌面，「別再鬧了，姿慧她會來的。與其花時間吵這個，我們還不如先再順一次等下要講的東西。」

每當她們三人開啟了類似的對話，我時常不曉得自己該不該加入，大多時候都是靜默地在旁邊待著；只是因為姿慧此時難得地還不在場，獨自晾在旁邊，竟顯得有些尷尬。我忍不住心想，如果是姿慧親眼看到這幕會怎麼想？她最看不過去的三人組竟然因為她起了點小內鬨，而且趙宇芸還是幫忙制止的人，這會讓她對宇芸有所改觀嗎？

她們開始討論起講稿，而我也回過頭試圖加入她們的討論，適時補充點我與姿慧負責查找的文獻資訊，同時邊默默留心著教室後門，暗自期待姿慧來得及在老師踏入教室前抵達。

上課鐘響，老師準時地從前門走了進來。就在我轉過身、面對台前的同時，姿慧疾風一般地低身從後門竄了進來，將我的後背包放在一旁，坐在我為她留的位置上。短髮還有些睡亂了的痕跡，眼鏡因為汗水滑得有些下來，顯得有些狼狽。

「怎麼了？」我用口型問著她。

她取下眼鏡擦了擦，比了比自己的一頭亂髮，示意著是單純的睡過頭。

台上的老師簡述著等下的報告流程，一組有五分鐘可以報告、五分鐘老師給評，得要在這兩節課的時間內進行完十二組的口頭報告才行。「否則你們收 data 的時間就會越來越少！」老師恐嚇般的語氣，讓我也忍不住一凜。沒有實

際操作或進行過實驗的經驗，總聽著學長姐說這是大二時非常重要的一門課，皮不由得繃緊了些。

聚精會神地聽著同學依組別上台報告，聽著不同經典實驗的重製，或者是同學們天馬行空的新點子，腦袋隱約有些過熱的感覺，像是電腦過度使用時會發出的嗡嗡聲，讓我不時閃神。大家都十分安靜，唯獨站在講台上的同學努力講述，偶爾老師插入幾句提問或評論，氣氛異常肅殺。我身後不時傳來藝婷抖腳發出的聲響，雖然感到有些疲憊，但想著等下畢竟是她們要上台，也就試著忍受這樣的雜音。

不曉得過了多久，只曉得從原先覺得的有些新鮮，現在的注意力都不自覺地渙散了，甚至還得努力忍過好幾個呵欠。「來，第十組。」老師才終於一聲令下，台上的第九組趕緊收拾講稿、匆匆下台，換我們組上台報告。阿花三人組沒有任何猶豫就站了起來，迅速在台上準備完成，開始了相當流暢的報告。

是我們討論了許久才終於定下來的主題——選擇性注意力。實驗流程簡單來說有點像是隱藏式攝影機，會由一個人藉故上廁所，請路人幫忙顧包包，到廁所換一件全然不同的上衣出現、取回包包，再看路人有沒有發現到這個不同。或許是因為類似的社會實驗還滿常見的，也有綜藝節目會在路上隨機找人測試，因此算是兼顧了我們想要的學術性跟涵君一直想堅持的娛樂性。

我全神貫注地盯著在台上報告的同組組員，雙手忍不住在桌面下緊握起來，暗自祈禱老師對於這個實驗不會有太多的反對或意見。台下有些人竊竊私語，像在打量著在上的她們，這讓姿慧忍不住狠狠地朝他們瞪了眼。不曉得他們究竟在躁動些什麼？等著老師講評的我，疑問就只是這麼輕輕在腦中掠過。

老師拿起麥克風，緩緩地點評關於文獻回顧跟實驗設計上需要注意的部分，我拿著筆奮力抄寫著，心想不能漏了任何一點（畢竟這也是沒上台的我所能夠做的事情）。宇芸面對老師的提問，仍從容地就現有資訊跟我們討論的內容回應著，兩人一來一往的對答倒讓我不由得打從心底佩服起她的能力。

老實說，她不是個太壞的人。畢竟除了那些滿天飛的謠言之外，好像也沒有哪個她真正惡意傷害他人的事件被印證。

在滿滿的掌聲中，她們三人一起走下台，準備回到座位上。我看著一旁的姿慧一反常態，朝她們大大地比了個拇指，也跟著舉起了手，試著用我能夠接受的方式表達感謝。或許有些驚訝，她們先是愣了下，才慢慢地勾起了微笑。

希望這樣之後的合作可以變得更順利一點，至少看起來我不需要擔心姿慧再跟她們起衝突了？我暗自想著，不禁有種鬆了口氣的感覺。

下課後，我們五個人都沒人急著先走，討論了下，反倒決定一起先暫時留在心實教室繼續討論了後續該做些什麼，以及還需要再加強補充的部分，看有沒有辦法在這次討論或調整之後，就直接轉入開始收資料的階段。

「你們覺得老師說的衣服顏色，這個我們大概要用幾組去對照比較有意義？」宇芸起了個頭，一下子就切入我也同樣覺得重要的重點。

「我們原本是設定兩組，都是從白衣變成紅衣或藍衣。」藝婷看向手上的便條。

面對突然的靜默，我忍不住說：「再多兩組？讓初始值不只有白色一種？」

「我覺得可以。」姿慧接著我的話，多補了句，「初始看要不要用個比較不那麼乾淨的顏色。」

「黑色？」藝婷忍不住皺眉，「會有類似的文獻嗎？」

「感覺這樣得考量進人類對不同色彩的敏感度才行，應該會有相關的文獻。」宇芸下了個小結論，「但我們可以做四組看看。要調查的路人背景資訊應該是不用變的，我們再看到時候要怎麼樣呈現結果。」

「好啊，那衣服我可以準備！同款不同色！」在旁沉默一段時間的涵君連忙舉手。

「照這樣來看，我們這週得趕快先把文獻補起來。」我看了下筆下的時程表後，看向宇芸。

宇芸從容地說：「沒關係，我們就分頭往剛剛老師說的那幾個點找文獻，定下服裝顏色後，我們下週再來最終分工的討論。時間還很多，我們來得及的。」

「對了，你們覺得剛剛要做闖下知覺廣告的那組怎麼樣？」藝婷可能看正經事已經討論到一個段落，突然拋出了個提問。

「剪片會剪到死吧。」涵君托著腮，歪著頭。

「我是說他們要做的內容。」藝婷毫不遮掩便翻了個白眼，涵君倒似乎也習慣了她這樣的反應，沒有多做什麼表示，「雖然把性暗示放在廣告裡面這是很常見的作法，但他們有必要選擇用這樣的元素重製嗎？明明可以選擇別的，或者是其他更常見的置入性行銷手法啊。」

我默默認同藝婷的想法，不得不說，當他們那組嘻笑著在台上說起實驗發想跟操作方式時，與先前看到那張海報相似的噁心感也不自覺地在我的心底竄升。儘管課本上早有提過這是有過的行銷方式，但當他們說著要將裸女的照片閃爍加疊在廣告畫面上的時候，還是讓我不太能夠接受；幸好在那個無人能夠出聲的情境下，老師率先點出了這種做法的危險性，以及要求他們慎思這背後的性別議題，這才讓他們的方案勢必得再做修改才行。

「就無聊的男生。」涵君用手指繞著髮絲，細細地盯著，像是要找出哪根分岔的髮尾般，毫不在意地呼了口氣。

宇芸則是直視著我，微笑說著，「妳好像滿認同藝婷的想法？」

我不禁低下頭，迅速想了下自己是否態度太過鮮明，「我覺得他們想得太不周全了，這放出去絕對會出事的。」比起內心實際所想的，還是講得保守許多，總覺得宇芸的眼神就像是能夠看透什麼一般，這讓我有點害怕。

「是消費的感覺讓人特別不舒服吧。」宇芸過了一會兒，只是淡淡地又再補了句，「消費女性的部分。否則怎麼不是用裸男呢？」

在她優雅揚起的那抹笑容之下，我卻覺得有著尖銳的話語被藏在嘴邊，只是被強硬地轉化為（可能不那麼好笑的）幽默。看著阿花二人組應和著她，我也發現姿慧不禁緊皺眉頭——不曉得這是不是就是她最不喜歡的女生小群體樣態？聚在一起說壞話之類的。這讓我想起認識姿慧不久後，她曾經描淡寫帶過不喜歡群體行動的理由——人只要一多，就會很容易失控。

我略為尷尬地將紙筆收進書包，鼓起勇氣站了起來，對著聊得更熱烈的她們說：「我跟姿慧要先走了。」

「後面有課？」宇芸挑起眉，試探性地問。

「我們要去逛街呢。」姿慧只用一句話便輕輕地敷衍過去，熟練地拉住我的手，客套式的收尾，「線上見啦。」

與阿花三人組膩在一起的時間，逐漸多得出乎意料。雖然也不特意與她們聊些有的沒的，單做正事就有一種沒完沒了的感覺。「組員是非常重要的。」心實老師打從一開始就曾這麼叮囑，現在我才更加意識到實際上帶來的影響，就像是五人六腳的遊戲，總是要不停協調才有辦法真正踏出下一步。有些人是獨裁的領導者，一聲令下，其他人只需遵循就好，速度就快得多，但氣氛如何這又是另外一回事；而在這種同學間的關係中，更常見的是每一步都得協調、討論，有些時候也搞不懂這種強調主體性的狀況究竟是好是壞。

我與姿慧漫步在文理大道上，一旁湖畔的白鵝們邊搖搖晃晃地走，邊啞啞地叫。或許正值大中午，大家都待在室內用餐，腳踏車潮尚未漫過這裡，竟意外地有種悠閒的感覺。

姿慧張望了下四周，確認三人組沒人跟來後，才放心地吐了口氣，「還是不太習慣她們的風格啊。」

「真的。」我跟著她坐在石椅上，讓後背包得以稍稍靠在椅面上，幫忙支撐多一些重量。

姿慧踢著腳，邊說：「不算是雷包啦，但有種不太合的感覺？報告雖然進行得下去……不過就小累。」被驚動到的鵝拍了拍翅膀，卻同時不停地向後退，撞上了後頭的另隻白鵝。

「別鬧他們了。」面對響徹的鵝叫聲，我無奈地拍了拍姿慧的腿，「但妳說得對，真的小累。」

「妳不只小累吧，感覺明明就超累的。」姿慧毫不客氣地翻了個白眼，「怎麼了嗎？跟毛哲宇吵架了？」

我因為她莫名準的直覺而冒了冷汗，勉勉強強地扯出個笑容，「妳也是啊，今天還睡過頭。」

「我真的就只是睡過頭啦！滑手機滑到忘記時間晚睡了而已！」

「我也是啊。」看著她激動澄清的樣子，我忍不住半開玩笑般地搭上她的話，儘管心知肚明自己分明就只是想要逃避任何被她看穿的可能性。

姿慧動不動就喜歡滑一下手機，各個社交軟體都會看一下，但上頭不外乎是她追蹤的可愛動物，或者是能夠紓壓的各種綜藝短片。她覺得既然背後有著演算法在操弄著我們，不如就順著這個，透過點閱讓版面佈滿自己會喜歡的東西。那麼，這幾天她有看見那張海報嗎？我不禁有些好奇，也想知道她究竟會怎麼想，卻無法像是談天氣、談三人組一樣那麼隨興地起這個話題。

「說認真的。」姿慧打破沉默，手覆在我的手背上，「萬一真的怎麼了，我都可以聽妳說的。」

我看向她，她鼻樑上的鏡片上還留有不小小心按上的指印，在那之後的眼睛眨呀眨的，像是要朝我發送什麼電波一樣。看著這樣的她，讓我不自覺想起與哲宇天南地北地聊的那段日子，他也是這樣殷切地等著我說，並在我說了些什麼之後，用同樣的誠懇接住每個話題——有些時候也會笨拙得可愛，像是聽我猶豫了下，我才吞吞吐吐地擠出一句話，「我不知道……該怎麼說……」

「嗯……」姿慧抿了抿唇，手規律地輕拍著，就像每次等待為了打發時間所做的一樣。

她移開了視線，我跟上，與她一同望向在湖心休憩的龜，它們三三兩兩地趴在裸露的石頭上，背迎日光，以一定的安全距離與彼此同在。有風掠過樹梢，椰林的沙沙聲輕輕落下，這才發現草地上的鵝群不知道去了哪裡，只剩下一堂課的鐘聲跟著響起，迴響在偌大的校園內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氣，腦中迅速跑過姿慧聽到時可能會有的各種反應，「妳說得沒錯。」

「我說的什麼？」姿慧愣了下，困惑地看向我。

「妳猜我們吵架的部分。」我低下頭，看著我與她疊在一起的手，在鞋內的腳趾不由得稍稍蜷了起來，等待著她的回應。

「啊……」姿慧稍稍加了點力道，握著我的手，「對不起，我不知道真的是這樣。」

面對她突如其來的道歉，我不禁覺得有些好笑，「不用道歉啦，這本來就已經發生了啊，妳也不知道真的是這樣。」

「是這樣說沒錯啦，但就……」姿慧嘆氣，「明明妳很痛苦。」

「沒關係。」我反過來拍了拍她的手，試圖用一直說服自己的方式讓她安心。雖然有些話語說出口之後，會因為可能成真而更令人有篤定的感覺；但不知怎地，這三個字脫口而出的當下卻像有了反效果，將我往反方向扯了下去。

姿慧看著我，欲言又止，而我也就這麼停在了原地——沒能真的說出更多，也沒能真正覺得好過些的尷尬處境。她朝我張開雙臂，迎向我，見我沒有要推開她的意思，就這麼環住了我，她常用的洗髮精香氣包圍著我，緩緩輕撫著我的後背，誰都沒有多說些什麼。

最初看著文理大道上漸漸多起來的人，儘管他們目的明確，飛快地走著、騎著單車，不見得有多餘的時間留意這校園的一角，我仍舊有些不好意思，索性閉上了眼，不再去多想其他人可能會投來的眼光，只放任自己暫時地倚靠在她的肩上，先不去多想那在心底不停積聚的、烏漆抹黑的感覺。

3.

手掌突然一陣刺痛。

我睜開了眼，這才發現自己倒在白色房間裡頭。定睛一看，只見一只發著火光的生物，迅速地奔離視線範圍，消失在一團灰霧之中。

莫名其妙來到這裡，外加遮蔽視線的霧氣，這都讓我不怎麼舒服。

印象中，前一刻的我還在書桌前，因為趙宇芸突來的發文而震驚不已。對於大傳系不恰當的宣傳主題，我早知道她定會對此發表意見，卻沒有料到會是如此血淋淋地文字，像是解剖身體、掏出所有不堪的那種語調，淡漠地訴說著她高中時期曾遭性侵的經驗，又這樣的她如何看待這樣的宣傳手法。「沒有經歷過的人，或許沒有辦法理解，你們以此作為玩笑或宣傳素材的同時，這些圖像實際上會帶給倖存者們多少痛苦。」某個段落，她似乎是這麼寫的，銳利地劃出一條界線，隔開了經歷過的人們與他人。

我羨慕她的發聲，讀著那些文字，胸口隱約也跟著疼了起來。不若她，我一直以來好像只能將經歷過的一一埋藏，藏到最好都不要想起的地方。我不是個勇敢的人，只像是隻鴛鴦一樣以為自己沒看見的就不存在，只有那些在某些瞬間閃過的驚慌、懼怕，才會直直地刺在身上——像是每次上完廁所，用衛生紙擦拭下體，而我卻不曉得會在這張衛生紙上看見什麼的時候；又像是每次在路上看見熟悉的身形，總會下意識地躲到人群之中，直到確認對方已走到不會發現自己的位置，才敢走向自己原先要去往的方向。

這些瞬間都讓我一再明瞭自己早已回不去什麼都沒發生過的日常，而我只是不甘心怎麼這些好像都得是我獨自一人承擔。

就像懲罰。

上次見著的那隻鱷魚，從霧氣裡頭鑽出，白色的鱗甲上沾著水珠，就像是太陽還未能帶走溼氣的清晨。「妳又來了。」大嘴一張，他亮出亮晃晃的牙。

「比較像是我被你們拖來吧。」我聳了聳肩，直面他的話中有話。

「喂！妳怎麼可以這樣講話！」一個不同於這只鱷魚的尖銳聲音，伴著一團火光一下子躍到我們之間，「欸，一號，你也太放任她了吧？」

怕被燒著，我不由得退了些，瞪視著眼前這毫不客氣的存在，不禁聯想起讓我醒來的刺疼感，應該就是他所造成的。

「二號，你嚇到她了。」鱷魚（或說是一號）用尾巴將他撈到離我遠些的地方，這倒讓我第一次覺得這個低沉的嗓音相對可靠。

那只二號怪物跟《霍爾的移動城堡》裡的卡西法全然不同，儘管同樣都是一團焰火，但明顯感受得到他的不懷好意。眼神尖銳地像是要咬著我不放一般，感覺下一秒就會朝我丟來火球。

儘管有些恐懼，但仗著一號在，我還是直截地問了那火球，「你是誰？」

「真的很沒禮貌！」炸裂了般，他身周的火燒得更旺，有些火星甚至落在一號的身上，留下了黑點。

「二號，沒事的。」屈的聲音自一號身後傳出，她撫著一號的背，緩慢地走上前，不顧火焰的高溫，直接伸出手，輕輕撫了撫毫不客氣燒灼萬物的那只怪物，「而且她說得沒錯，是我們把她拉進來的。」

「這樣說一點都不公平……」因著她的撫摸，二號明顯不再那麼張狂，但還是賭著氣，不停碎念。

「什麼意思？」我問。

只見屈與一號面面相覷，停頓了半晌後，屈才指向那扇半掩的門，「妳看到那扇門了嗎？它原本最一開始是緊緊關著的，所以妳才會完全沒有意識到我們的存在。」

「這……」我望著那扇熟悉不過的門，有些遲疑，「所以……如果我沒有推開這門，就不會有這些麻煩？」

屈的表情相當苦澀，「妳終究會打開的，只是時間的問題罷了。」

不知怎地，屈的聲音與普通心理學老師的聲音重疊在一塊兒——關於記憶，人們並沒有辦法全然遺忘，它依舊會以各種形式埋藏在我們體內，因為某些線索及契機被提取出來。

「那怎麼說是你們把我拉進來的？」儘管最初這麼說半是氣話，但面對屈的回應還是忍不住有些困惑。

「記得妳最初來到這裡是因為什麼嗎？」

「因為遊覽車……」才剛說出口，我就被自己吐出的話語給狠狠刺了一下，恍若能夠聞到校車上老是存在的氣味，反胃感席捲而來。

「這是妳一直避開的。」屈拍了拍一號的背，一號朝我伸出長長的尾巴，一陣清風就這麼拂過我的臉，輕巧地帶走令人不適的味道。屈見我能夠好好呼吸後，又再補了句，「這些都是開關。」

自從高中畢業後，對於許多人事物我能避則避。畢業紀念冊早早就壓在書櫃最底層，與他人來回的信紙及字條則被我扔進了火爐裡，同校同學之類的也都一起被留在了過去；唯一被保留下來的，只有那段日子書寫的日記及作品。

每日能寫下來的文字是破碎、簡短的，但又像是在地獄裡頭偶爾才能夠傳到地面上的一點呻吟；作品則多是夢的幻化，主題總十分明確地在校園之中，時常圍繞著血腥與暴力，在那麼多場夢境之中，總是同樣的開頭——我舉起一把槍，從座位上站起，毫無眷戀地掃射每張在我眼前出現的笑臉。在那之後的

殺與被殺，我殺活人，但同時又不知被漆黑生物所追趕，在熟悉校舍中進行的追逃，而那只不知名的生物總能躍到我之前，將我一口吞噬。

不是沒有想過一併將這些文字燒了，卻又同時覺得這似乎是能夠讓自己不那么全然遺忘的一點線索。對於那三年的矛盾感，似乎就是這麼樣子——又痛又恨，想要忘卻所有苦痛，但又害怕自己走過的痕跡一點都不剩，於是卡在一個尷尬且難以讓人理解的位置。

自那之後，我的心底一直發生大規模的崩毀。無人知曉。

「這樣，妳還想知道自己曾經發生過什麼嗎？」凧坐了下來，與我對視。我這才發現她的左手臂又有了新的傷口。

我低下頭，對於試著將這一切充耳不聞的自己有些生氣，就像是一只將頭埋進沙裡的駝鳥，只一次又一次地想讓現實麻痺我對於過去的所有感覺。

凧像是看穿了我，淡淡地說：「這不是妳的錯。」她碰了碰那些新的傷口，血已不再流，只是還未完全癒合。

「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會突然想弄懂這些。」我小聲地坦承，像是告解。最一開始是對於腦袋的空白有些煩悶，但自從許多人在網路上不停倡導「要跟自己的傷和解」，就又更有壓力，想著如果未來要走上助人的道路，那麼連這點都沒有辦法做到的我真的沒有問題嗎？相較於凧的淡然，我反倒不知道該如何定位這樣動機不明的自己。

「原因很重要嗎？」

面對凧的提問，我愣了下，一時答不上來，只好由著她繼續說。

「只要妳想知道，那妳就是想知道。」凧的微笑竟有些哀愁，「這樣不就足夠了嗎？」

我知道她說的一點都沒錯。

既是我想要往前，但同時絆住腳步的，也是我自己，就像兩隻鞋的鞋帶不知何時被繫在一起了般，蹣跚不已。或許，親手繫上鞋帶的那個我，也擔心著揭露後的未知吧，深怕一不小心自己的生活又將變得更為支離破碎。如此膽小。

「我……」我嚥了下口水，嘴乾巴巴的，竟像連發聲都感到有些陌生，「我還是想知道。」無論曾經發生過什麼，我知道那些影響都未曾真正消逝，只是以各種形式蟄伏在我的體內，一如這座白色房間。

凧凝視著我，接著一步、一步走近。

瘦弱的她傾身，長髮披散，輕巧地坐在我的面前。

如此的近，我的手一伸直就能夠觸碰到她；而我卻什麼都沒有做，只不自覺地被藏在她白皙皮膚下的血管吸引住了，脆弱得像是一扎便會破碎的存在。

房間裡的霧氣，隨著一號的靠近又再次聚集了起來，微濕的空氣就像每日下了校車時會聞到的氣味。更接近自由一些，卻令人忍不住想跟著掉淚。

風的聲音就這麼在一片迷濛中，緩緩地響起……